

法国于我而言,并不十分陌生。原因是我读了很多法国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。文学作品呈现的人文风貌、自然景观、某个城市与乡村的具体情景——法国其实早就被我“看到过”了。2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法国时,就觉得自己已经无数次到过那里。

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“从油麻地到塞纳河——曹文轩儿童文学法国享读会”,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旧地重游。在巴黎,我听语文老师向学生讲解我的小说《青铜葵花》中的一个章节《芦花鞋》,与法国作家、出版家、阅读推广人对话,并不因为在异国他乡而感到陌生。说实在话,我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,与法国文学的影响是有关的。我理解法国文学,法国自然也能理解我的文学。

这次活动有个特别的花絮。5年前,我收到法国著名导演菲利普·弥勒的一封信。在信中,弥勒先生表达了他阅读法文版《青铜葵花》的深切感受,并希望将这部作品搬上银幕。遗憾的是,当时我已将拍摄权授予另一位导演。在这次活动上,我说起了这封信——弥勒先生对《青铜葵花》的解读,正是我期望自己的作品具有的品

质。没想到听众中的一位法国女士是弥勒先生的朋友,我的演讲刚一结束,她就告诉我,弥勒先生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。我与弥勒先生就这样见面了,如梦一般。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。我告诉他,我还有一部小说《蜻蜓眼》,也许他会更喜欢。那是一个通过小女孩讲述的催人泪下的故事,而故事的主人公——女孩的奶奶是法国人。我将英文版《蜻蜓眼》赠送给了弥勒先生,并向他保证,等小说的法文版出版,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他,也会将电影拍摄权留给他优先选择。

故事本土化,艺术国际化

我的创作始终坚持“故事本土化,艺术国际化”的理念。中华民族曾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。如今,它日行千里、意气风发,不分昼夜地创造人间奇迹。我们曾经的遭遇都将或已在转化为文学的财富,并且,这些财富是独特的,而独特是文学存在和流播于世的理由。

但清醒的中国写作者心里明白:现在话题的重心应当不是“讲”而是“讲好”中国故事。既然是一个中国作家,他是不可能讲纽约、伦敦、柏林、巴黎、罗马、开普敦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的,他只能讲中国故事——北京的故事、上海的故事、云贵高原的故事或者东北夹皮沟的故事。关键是,对中国作家而言,对中国文学而言,怎么讲这些比比皆是、犹如钻石一般闪烁光芒的中国故事?我们手里抓着一手好牌,怎样才能不将这一手好牌打烂,这就看我们能否坚定不移地运行在文学应走的金色车辙上,能否坚持文学的根本规律、基本原则和文学性。讲,大讲特讲——凭什么不讲?不

从油麻地到塞纳河

我的文学跨越之旅

曹文轩

讲就是漠职,就是愚蠢,但一定是在文学的框架里讲,并且一定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讲,题材是中国的,主题是世界的。唯有如此,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——不只是了解,是喜欢,是羡慕,是钟情,是长驱直入精神腹地。中国文学参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建构,有永不枯竭的写作资源作为保证,而且这种资源是优质的,是中国特有的。

文学小,世界大;世界小,文学大

我对儿童文学的定位是: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。它主要有三大维度:正当的道义观;审美价值;悲悯情怀。文学之所以被人类选择作为一种精神形式,当初就是因为人们发现它有利于人性的改造和净化。在今天的人的美妙品性之中,我们只要稍加分辨,就能看到文学留下的痕迹。

我很在意善的力量、情感的力量,甚至奢望我的作品能够感动天下。写作儿童文学已超过50年,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70余国传播,我一边疑惑着又一边坚守着自己出道时对儿童文学的定义:“文学小,

《青铜葵花》:讲述了农村男孩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之间深厚纯真的兄妹情。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彼此守护,用爱与善良抵御贫穷与苦难,展现出人性中最温暖的光辉。



世界大;世界小,文学大。”在全球化的今天,儿童文学更应该承担起连接不同文明、沟通人类情感的桥梁作用。

深邃小说奥秘的一流小说家,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:人性是小说的最后深度。而当我们能够始终聚焦于人性又能透彻地理解和精准地把握人性时,我们的作品事实上已经领取了走遍世界的护照。曹雪芹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肖洛霍夫等,都是描写人性的高手。

人性是复杂的,复杂的人性是不变的。作为经典,1000多年前的《源氏物语》和约300年前的《红楼梦》至今还被我

们阅读,就是因为它们写了深入我们骨髓、还在我们血液中流淌的人性。托尔斯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的俄罗斯人、雨果《九三年》中的法兰西人、歌德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中的德意志人、钱锺书《围城》中的中国人,他们的文化和语言自然是俄罗斯、法兰西、德意志、中国的,但人性却是人类共有的,所以这些作品可以畅通无阻地走遍天下。

如果一个作家想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——能够跨文化,那么他要做的就是令他的笔触直抵人性的层面——那是通向天边的暗河,你扬帆而下可行驶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。

守住文学的边界

我对儿童文学的未来有些茫然。在一年一度的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,我看到了一个令我困惑的现象:图画世界正汹涌地冲击和挤压文字世界。各国展台的文字书已经少之又少。

儿童正在面临图像的汪洋大海。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。我以为,孩子到了一定时候必须看文字书,甚至是纯粹的文字书。我并不是说图像落后于文字、图画没有文字重要,而是说,我们应该更多地沉浸于抽象的文字世界。

“一只鸟扑棱扑棱地飞走了。”这个画面当然也可以通过图像、录像直接呈现。但用纯粹的文字写出的这句话,会让我们去想象这样的情景。冲着文学,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想象力,也应当保持它应有的位置。

访问圣埃克苏佩里故乡时,我更加确信:《小王子》是一部地道的儿童文学——是文学。正因为它是文学,才穿越时空,在全世界流传。文学是有永恒的基本面的。文学要不要变法?当然要,但它的变法应当是在基本面之上的变法。

文学有文学的边界,就像国家有国家的边界,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古罗马有一种令人尊敬的职业,就是测量土地、确定边界的测量员。我们都还记得卡夫卡《城堡》里那个测量城堡、村庄边界的土地测量员,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。既是文学就必有文学性——恒定不变的品质。我会提醒自己:要时刻明确文学的边界。守住边界,才有可能使你的作品从今天走向明天,从中国走向世界。

(作者为作家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) 下图:法国塞纳河畔风景。

张朝登摄(影像中国)

萨尔萨的舞步

谢佳宁

旅人心语



好天气、好音乐、好舞者。在古巴首都哈瓦那,海滨大道时常响起音乐声,路人随手放个音箱,便在街中央翩然起舞。公园里,穿戴讲究的男女携手步入舞池,热情且从容。入夜,街头小巷、酒吧门口,常有人闻乐声便起舞,音乐一停,继续前行。舞蹈是古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现场音乐与即兴舞

步。在古巴,“萨尔萨(Salsa)”是几乎人人可以上手的舞蹈类型。这是一种年轻的社交拉丁舞蹈,起源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古巴,60年代在美国融合了爵士舞特色,逐渐风靡世界。它强调顺应律动自由表达,包含跳跃、旋转、扭摆等舞步,动作花样繁多、变化迅速,以突出腰胯的“8”字形摆动为特色,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表演性。舞曲多由古巴鼓、手鼓、吉他和小号等乐器演奏,旋律明快、节奏奔放。平民化的风格、浓郁的自由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,让萨尔萨舞逐渐成为古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一首古巴歌曲《如果生活告诉你,跳舞》唱道:“如果生活告诉你,跳舞,我建议你抓住这个机会,让你的身体因喜悦而振动……如果你要享受它,这并不难,分享调子和合唱,你可以跳舞……忘记问题,抛开忧虑……”这正是萨尔萨舞的写照:用身体与旋律对话,通过舞蹈沟通和交流,感受生活的美好与快乐。走在哈瓦那街头,我看到随心起舞的不单有情侣、朋友,也不乏白发苍苍的老年伴侣,萨尔萨舞几乎是社交活动必不可少的一环。舞蹈的感染力跨越语言和文化——当旋律响起,哪怕是初来

乍到的旅客,也情不自禁地与热情的当地人一同摆动身体。舞蹈沁入生活的每一处纹理,令人生充满音乐、情感 and 希望。

萨尔萨舞既属街头日常,也可登上大舞台,熠熠生辉。2024年,古巴国家西班牙舞蹈团带着历时5年打磨的舞剧《我是古巴》来到中国,拉开全球巡演的序幕。这部作品改编自上世纪60年代享誉国际的同名电影,以古巴的历史文化和民众生活为背景,从海滨大道、街心公园到热带舞会,5个篇章依次串联,用萨尔萨、伦巴、巴恰塔、单松等多种舞蹈形式展现古巴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魅力。《美丽的哈瓦那》乐声响起,唤起许多中国观众对这个热带国度的浪漫记忆与瑰丽想象。舞台上跃动的旋律、音乐中流淌的情感,让人仿佛置身加勒比海岸,心弦随鼓点共振。

古巴是拉美文化的脉动之心,音乐与舞蹈正是心跳最有力的节拍。非洲大陆野性的鼓点、欧洲典雅的宫廷舞蹈、西班牙街头的弗拉门戈舞、美国流行音乐等元素融汇交织,熔成萨尔萨舞别具一格的艺术语言。舞蹈让人们爱上哈瓦那这座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加勒比古城:它斑驳却不失风华,热情又略带忧郁,自由中透着坚韧。历史的痕迹、繁复的建筑、轻拂的海风与人民的微笑,共同构成这独一无二的国度。

如今,古巴旅游推广和服务中心已经在北京798艺术区设立。曾被哥伦比亚称为“人类所见过的最美丽土地”的古巴,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踏上探索之旅。去和着音乐跳上一曲萨尔萨舞,用身体的律动与这个国度的节奏共鸣,也许正是理解古巴最美妙的方

式。 下图:古巴首都哈瓦那风景。 罗伯特·马查多·诺亚摄(影像中国)



在“世纪之吻”雕塑前

吴树民

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,是一座美丽的海港城市,海水湛蓝,云淡风轻,绿草如茵。在圣地亚哥军港草坪上,伫立着一座约8米高的雕塑“世纪之吻”:一位美国水兵左臂托住白衣女护士,深情热吻。这座雕塑栩栩如生,反映了美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喜悦心情。雕塑旁游客来来往往,时常驻足仰望,合影留念。

为何“世纪之吻”能够成为二战胜利、人类和平的象征?它背后的动人故事定格下历史的瞬间,于浪漫中凸显时代,在联想中抚今追昔。

“世纪之吻”雕塑源于真实的历史。1945年8月15日(美国时间8月14日),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纽约,整个城市沸腾了,人们欣喜若狂,纷纷涌向时代广场欢庆胜利。广场上,一名美国水兵情不自禁地拥吻身旁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护士。这一瞬间被《生活》杂志的摄影师阿尔弗雷德·艾森施泰特抓拍下来,并将其命名为“胜利日之吻”,成为历史经典影像。

这张照片让我们窥见战争的残酷无情,感到和平的弥足珍贵。在战火熄灭,硝烟散尽之后,彰显温情。

“世纪之吻”雕塑原型就是“胜利日之吻”这张照片。雕塑人物造型基本依照照片原貌,形象逼真,感情炽烈,展现了一个莽撞年轻人的率真与洒脱,也凸显了和平到来后人们难以掩饰的激动

和喜悦。站在“世纪之吻”雕塑前,仿佛听到当年时代广场上人们的欢呼,感受到那情不自禁拥吻背后的浓烈情感。我想,热爱和平的人们可能更易接受这样感染心灵的艺术作品,而非扛枪弄炮的雄姿。

在“世纪之吻”雕塑旁的海边泊位上,停靠着著名的“中途岛”号航空母舰。雕塑与航母相对,令“世纪之吻”更具历史意味:战争与和平近在咫尺。我们无时无刻不渴望并憧憬和平,然而这个世界却又不时发生着战争。

在军港北岸草地上,还有一座雕塑“水兵归来”:一个从战火硝烟中归来的水兵与日夜夜想的妻儿紧紧拥抱在一起,温馨感人。如果说,“世纪之吻”为纪念二战胜利定格历史,那么“水兵归来”则在抒发团聚的喜悦中,呼唤和平。我们憎恶战争,热爱和平。在对历史的不断纪念中,这两座雕塑随着时间推移更加令人难忘。



本版责编: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 电子信箱:rmrbgjkf@peopledaily.cn 版式设计:蔡华伟

中外园林 美美与共



“月令”代表的季节变化与自然劳作的关系世界共通。英国苗圃六月盛放的花束与中国腊月的水仙相映成趣。

五彩十二月花卉图题诗句杯

清康熙(1662—1722年)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

十二月花令版画

年代未知 亨利·弗莱彻(英国) 据彼得·卡斯特尔斯三世(佛兰德)原作制版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



时代变迁,古典园林虽与我们所距遥远,但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园林体系中独树一帜的山水精神,在每个时代可与所有心灵同频共振。纵观异彩纷呈的世界园林,其共通的追求都是营造一个富有自然意趣的理想家园。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“乐林泉——中外园林文化展”(见右图,北京故宫博物院供图)立足共性,以古今中外人们大体相似的栖居活动为主题,选取雅集、鉴赏、游山、静修、观花、畅音六种园事,串联起丰富的中外展品,呈现多元的园林文化,展示人们寄托其中的高远精神追求。



从真崎边看水神之森、内川和关屋之里之图,选自《名所江户百景》

1857年 歌川广重(日本)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

中国花鸟画托物言志,西方静物画更追求客观真实。18世纪形成的日本浮世绘承接中国画滋养,又深刻影响了19世纪法国印象派。不同的艺术语言,却都透露出中国画的意境之美。

1900年 克劳德·莫奈(法国)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

睡莲池



清康熙十年(1671年) 唐荃、恽寿平合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